



雲門宗叢書

主編 釋明向
執行主編 馮煥珍

嘉泰普燈錄

下

〔宋〕正受撰 秦瑜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雲門宗叢書

主編 釋明向
執行主編 馮煥珍

嘉泰普燈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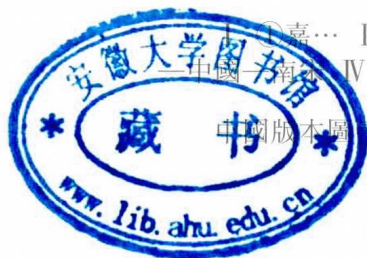
下

〔宋〕正受撰 秦瑜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嘉泰普燈錄 / (宋)正受撰;釋明向主編;秦瑜點校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4. 12
(雲門宗叢書)
ISBN 978-7-5325-7420-9



①嘉… II. ①正… ②釋… ③秦… III. ①雲門宗
IV. ①B946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227109 號

雲門宗叢書

嘉泰普燈錄

(全二冊)

[宋]正受 撰

秦瑜 點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30.625 插頁 14 字數 588,000

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4,100

ISBN 978-7-5325-7420-9

B · 882 定價: 139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四

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編

南嶽第十五世

臨濟十一世，楊岐四世

東京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

卷上

【三九七】

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，漢州人，族李氏。冠，爲大僧，習南山教。久而游方，機契五祖，後於圓悟語下頓明大法。出住鼎之德山、邵之西湖，及谷山、道吾。敕居大瀉，賜號佛性。

上堂曰：「推真，真無有相；窮妄，妄無有形。真妄兩無所有，廓然露出眼睛。眼睛既露，見箇甚麼？曉日爍開巖畔雪，朔風吹綻臘梅華。」

上堂：「涅槃無異路，方便有多門。」拈起拄杖，曰：「看！看！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，東海鯉魚躑跳上三十三天，帝釋忿怒，把須彌山一擗粉碎，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：『諦觀

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』以拄杖擊禪床，下座。

上堂：「今朝正月已半，是處燈火撩亂。滿城羅綺駢闐，交互往來遊翫。文殊走入鬧籃中，普賢端坐高樓看。且道觀音在甚麼處？震天椎畫鼓，聒地奏笙歌。」

上堂：「渺渺邈邈，十方該括；坦坦蕩蕩，絕形絕相。目欲視而睛枯，口欲談而詞喪。文殊、普賢全無伎倆，臨濟、德山不妨提唱。龜吞陝府鐵牛，蛇齧嘉州大象，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。嘻！」

上堂：「火雲燒田苗，泉源絕流注。娑竭大龍王，不知在何處？」以拄杖擊禪床曰：「在這裏！看！看！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。老僧更爲震雷聲，助發威光令遠布。」乃高聲曰：「閔弄！閔弄！」

上堂：「得念失念，無非解脫，是甚麼語話？成法破法，皆名涅槃，料掉沒交涉！智慧愚癡，通爲般若，顛頂佛性。菩薩、外道，所成就法，皆是菩提，猶較些子。然雖如是，也是楊廣失駱駝。」

上堂：「德山棒下金沙異，臨濟喝中賓主分。到此若無真正眼，可憐辜負本來人。」喝一喝，拍禪床，下座。

上堂：「欲識佛去處，只這語聲是。咄！傅大士不識好惡，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，被

誌公和尚一喝曰：『大士！莫作是說，別更道看！』大士復說偈曰：『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。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』誌公呵呵大笑曰：『前頭由似可，末後更愁人。』

上堂：「憶昔游方日，獲得二種物。一是金剛鎚，一是千聖骨。持行宇宙中，氣岸高突兀。如是三十年，用之爲準則。而今年老矣，二物知何物？擲下金剛鎚，擊碎千聖骨。拋向四衢道，不能更惜得。任意過浮生，指南將作北。呼龜以爲鼈，喚豆以爲粟。從他明眼人，笑我無繩墨。」

僧問：「理隨事變，該萬有而一片虛凝；事逐理融，等千差而咸歸實際。如何是理法界？」曰：「山河大^三地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事法界？」曰：「萬象森羅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？」曰：「東西南北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？」曰：「上下四維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十身調御？投子下禪床立，未審意旨如何？」曰：「脚跟下七穿八穴。」

【三九八】

鄧州丹霞佛智蓬庵端裕禪師，吳越王之裔，六世祖安守會稽，因家焉。師生而挺嶷，眉目淵

〔二〕大，底本作「是」，據《續藏》本、《佛光藏》本改。

秀，十四驅烏於大善寺，十八得度受具，往依淨慈法真一禪師。未幾，偶僧擊露柱曰：「你何不說禪？」師聞，微省。去謁龍門遠、甘露卓、泐潭祥，皆以穎邁見推。

晚見圓悟於鍾阜。一日，悟問：「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！即今是滅不滅？」云：「請和尚合取口好。」曰：「此猶未出常情。」師擬對，悟擊之，師頓去所滯，嘗述偈自通。侍悟居天寧，命典記室，尋分座，道聲藹著。

京西憲王公請開法丹霞，次遷虎丘。徑山謝事，徇平江道俗之請，庵於西華。閱數稔，敕居建康保寧，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^(一)沙、壽山西禪，復被旨補靈隱。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，召師演法，賜金襴僧伽梨，乞歸西華。紹興戊辰秋，四明育王遣使固邀，月餘始就。

上堂曰：「德山入門便棒，多向皮袋裏埋蹤；臨濟入門便喝，總在聲塵中出沒。若是英靈衲子，直須足下風生，超越古今途轍。」拈拄杖，卓一下，喝一喝，曰：「只這箇，何似生？若喚作棒喝，瞌睡未省。不喚作棒喝，未識德山、臨濟。畢竟如何？」復卓一下，曰：「總不得動著。」

上堂：「盡大地是沙門眼，遍十方是自己光。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，西瞿耶尼不聞？南

〔一〕玄，《續藏》本，《佛光藏》本作「賢」。

瞻部洲點燈，北鬱單越暗坐？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，猶是光影裏活計。」撼拂子曰：「百雜碎了也！作麼生是出身一路？」擲下拂子，曰：「參！」

上堂：「頂顛一著，佛祖不知。若玄機尚戰，影草未彰，通身有透關眼也照不著。若過這邊來，正按金剛寶王，放出踞地師子，許你挨拶一步地。雖然已是頭角不全。即今莫有疾焰過風者麼？」喝曰：「甚麼處去也？」復喝一喝，下座。

上堂：「動則影現，覺則冰生，直饒不動不覺，猶是秦時轆轤鑽。到這裏，便須千差密照，萬戶俱開。毫端撥轉機輪，命脈不沈毒海。有時覺如湛水，有時動若星飛，有時動覺俱忘，有時照用自在。且道正恁麼時，是動是覺？是照是用？還有人區分得出麼？鐵牛橫古路，觸著骨毛寒。」

上堂：「易填巨壑，難滿漏卮。若有操持，了無難易。拈却大地，寬綽有餘；放出纖毫，礙塞無路。忽若不拈不放，向甚麼處履踐？同誠共休戚，飲水亦須肥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竇中竇？」曰：「你是田庫奴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竇中主？」曰：「相逢猶莽鹵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主中竇？」曰：「劍氣爍愁雲。」云：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曰：「敲骨打髓。」

師蒞衆，色必凜然。寢食不背衆，唱道無倦。紹興庚午十月，初示微疾。至十七夜，書偈付

主〔三〕事，曰：「吾小休。」至五鼓起坐，首座法全請遺訓，師曰：「盡此心意，以道相資。」語絕而逝。火後，目睛、齒、舌不壞，其地發光終夕，得設利者無算，踰月不絕。

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，適外歸，獨無所獲。道念勤切，方與客食，咀嚼間，若有物，吐哺則設利也，大如菽，色若琥珀，好事者持去。遂再拜於闍維所，聞香匳有聲，亟開，所獲如前，而差紅潤。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峰西華。壽六十有六，夏四十有八。謚曰大悟，塔名寶勝。

【三九九】

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，嘉定人，族朱氏。初講《楞嚴》於成都，爲義學所歸。時圓悟居昭覺，師往扣，悟令看國師三喚侍者之語，「趙州云：『如人暗中書字，字雖不成，文彩已彰。』那裏是文彩已彰處？」但恁麼參取。有本小異。後因悟普說，僧出請問十玄談，云：「只如古人道：『問君心印作何顏？』意旨如何？」悟曰：「文彩已彰。」師於言下有省，悟未之許。

一日，造室白悟曰：「和尚休舉話，待某說看。」悟諾之。師曰：「尋常拈槌豎拂，豈不是經中道：『一切世界諸所有相，皆即菩提妙明真心？』」悟笑曰：「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。」師

〔二〕主，底本作「王」，據《續藏》本、《佛光藏》本改。

又曰：「下榻敲床時，豈不是『返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』？」悟曰：「你豈不見經中道：『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，本來無有世界衆生。』」師釋然。

悟出蜀，居夾山，師罷講侍行。值悟爲衆夜參，舉古帆未挂因緣，師聞未領，遂求決。悟曰：「你問我。」師舉前話，悟曰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師即洞明，謂悟曰：「古人道：『如一滴投於巨壑。』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。」悟笑曰：「奈這漢何！」未幾，令分座，悟說偈曰：「懶誇《四分》與《楞嚴》，按下雲頭子細參。不學亮公親馬祖，還如德嶠訪龍潭。七年往返來昭覺，三載翱翔上碧巖。今日煩充第一座，百華叢裏現優曇。」

後謁佛鑑於蔣山，鑑問：「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，曾與你說麼？」師曰：「合取狗口！」鑑震聲云：「不是這箇道理！」師曰：「無人奪你鹽茶袋，亂叫作甚麼？」鑑云：「佛果若不爲你道，我爲你說。」師曰：「和尚疑時，退院別參去。」鑑呵呵大笑。鑑入滅，圓悟繼席。未幾，師開法保寧，遷華藏。旋里，領中峰。

上堂曰：「『衆賣華兮獨賣松，青青顏色不如紅。算來終不與時合，歸去來兮翠靄中。』可笑古人恁麼道，大似逃峰赴壑，避溺投火，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鏹頭邊討一箇半箇？雖然如是，保寧半箇也不要。何故？富嫌千口少，貧恨一身多。」

上堂：「呵佛罵祖，須是德山作家；渡馬渡驢，還他趙州手段。瞎驢滅却正法眼藏，利動

君子；聾人不用二種語言，慣釣鯨鯢。集雲峰下四藤條，雙明雙暗；大愚肋底築三下，同死同生。祖佛未興已前，向上人提撕此事；羚羊掛角之後，仙陀客奪鼓掣旗。露刃藏鋒，作師子哮吼，裂破祖師印，掃蕩衲僧蹤，硬如兜羅綿，軟似南賓鐵。摩竭陀國，水洩不通；少室峰前，親行此令。所以定光招手，智者點頭，可謂良馬不窺鞭，側耳知人意。還會麼？三面狸奴手捉月，兩頭白牯脚拏煙，戴冠碧兔立庭柏，脫殼烏龜飛上天。」

冬夜示衆，舉：「玉泉皓和尚云：『雪！雪！雪！片片不別。下到臘月，再從來年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，依前不歇。凍殺餓殺，免教胡說亂說。』」師曰：「不是罵人，亦非贊嘆。高出臨濟、德山，不似雲居、羅漢。且道玉泉意旨作麼生？」良久，曰：「但得雪消去，自然春到來。」

師後示寂於本山，闍維，設利頗賸，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，尤光明瑩潔，心舌亦不壞。

【四〇〇】

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，眉山人，族袁氏。幼於傳燈院試所習得度，始名圓覺。郡守填綾牒，誤以「圓」作「袁」，守慊然戲謂師云：「一字名可乎？」師笑曰：「一字已多。」郡守異之。

具戒後，即出蜀，謁五祖自、海會宗、龍門遠，皆未得其津涯。又謁闡提照於寶峰，久之，值

照入寂，往侍石門政，執役數秋，親承記莛。時圓悟道望傾一時，師曳杖欲一見，石門徒衆顧師云：「兄既有得，自宜縫炊巾，何區區復行邁耶？」師曰：「不然。我是則所往無礙，弗應守株於此。」

師至蔣山，適悟被旨居天寧，遂往大滬依佛性。頃之，入室陳所見，性云：「汝忒煞遠在！」然知其爲法器，俾充侍者，掌賓客。師每侍性，性必舉《法華》「開、示、悟、入」四字，令下語。又云：「直待我豎點頭時，汝方是也。」偶不職被斥，制中無依，寓俗士家。一日，誦《法華》，至「亦復不知何者是火，何者爲舍」，乃豁然。制罷歸省，性見，首肯之。圓悟再得旨住雲居，師至彼，以所得白悟，悟呵云：「本是淨地，屙屎作麼？」師所疑頓釋。

紹興丁巳，眉之象耳虛席，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蝨蟻囊橐，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。諸禪舉師應聘。嘗語客曰：「東坡云：『我持此石歸，袖中有東海。』山谷云：『惠崇煙雨蘆鴈，坐我瀟湘洞庭。欲喚扁舟歸去，傍人謂是丹青。』此禪髓也。」又曰：「我敲床豎拂時，釋迦老子、孔子都齊立在下風。」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，遠曰：「此覺老語也，我此間即不恁麼。」

【四〇一】

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，綿之巴西人，族鄧氏。幼於降寂寺圓具。東游，謁大別心道禪

師，因看廓然無聖之語，忽失笑曰：「達磨元來在這裏。」道譽之。往參佛鑑、佛眼，蒙賞識。後依圓悟於金山，以所見告悟，弗之許。

高宗皇帝駕幸維揚，召悟說法，賜號圓悟，又賜侍僧十人紫衣，師與焉。圓悟詔住雲居，師從之。雖有信人，終以梗胸之物未去爲疑。會悟問參徒：「生死到來時如何？」僧云：「香臺子笑和尚。」次問師：「汝作麼生？」云：「草賊大敗。」悟曰：「有人問你時如何？」師擬答，悟憑陵曰：「草賊大敗。」師即徹證。圓悟以拳擊之，師拊掌大笑。悟曰：「汝見甚麼便如此？」云：「毒拳未報，永劫不忘。」悟歸昭覺，命首衆。悟將順世，以師繼席。機語未見。

【四〇一】

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，和之含山人也。九歲謝親，居佛慧院。踰六年，得度受具。又五年，荷包謁長蘆淨照信禪師，得其大略。有傳圓悟語至者，師讀之，嘆曰：「想醉生液，雖未澆腸沃胃，要且使人慶快，第恨未聆警欬耳！」遂由寶峰依湛堂，客黃龍，叩死心，其機語妙出一時。即至夾山，聞悟移道林，師隨往。

一日入室，悟問曰：「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。」舉拳曰：「還見麼？」云：「見。」曰：「頭上安頭。」師聞，脫然契證。悟叱曰：「見箇甚麼？」云：「竹密不妨流。」

水過。」悟肯之。自此旦旦不忘，二十年盡圓悟之妙。歸邑，繼住城西開聖。建炎之擾，乃結廬銅峰之下，郡守尚書李公光延居彰教。四年，徙虎丘，道化益盛。

上堂曰：「凡有展托，盡落今時；不展不托，墮坑落壑。直饒風吹不入，雨灑不著。檢點將來，自救不了。豈不見道：直似澄潭月影，靜夜鐘聲，隨扣擊以無虧，觸波瀾而不散，此猶是生死岸頭事。」拈拄杖畫一畫，曰：「畫斷玄。」沙老漢許多葛藤，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。且道笑箇甚麼？腦後見腮，莫與往來。」

上堂：「百鳥不來春又暄，憑欄溢目水連天。無心還似今宵月，照見三千與大千。」

上堂：「摩竭陀國親行此令。」拈拄杖卓一下，曰：「大盡三十日，小盡二十九。」

上堂：「眼裏不着砂，耳裏不着水。堪笑老俱胝，無端豎一指。諸禪德！且道誰是解笑者？還會麼？鬧市拶出僑尸迦，吃噉舌頭三千里。」

上堂：「不犯之令，明古今風月，靈機常獨耀，萬象悉澄徹，更說甚麼正法眼藏瞎驢邊滅？無計較中翻成計較，無途轍中翻成途轍。一時與你截斷！秤鎚硬似鐵。別！別！八月秋，何處熱？」

〔一〕玄，《續藏》本、《佛光藏》本作「賢」。

上堂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上無攀仰；無佛處急走過，下絕已躬。從來無向背，本自絕羅籠。出門撞着須菩提，寸草不生千萬里。自是長嘴鳥，休言芳樹不棲，謾自說禪說道。摩斯吒直饒心挂樹頭，未免身沈海底。莫動著！動著三十棒且置，休夏自恣一句作麼生道？青山綠水元依舊，明月清風共一家。」

僧問：「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？」曰：「一願皇帝萬歲，二願重臣千秋。」云：「只如生佛未興時，一着落在甚麼處？」曰：「吾常於此切。」云：「官不容針，更借一問時如何？」曰：「據虎頭，收虎尾。」云：「中間事作麼生？」曰：「草繩自縛漢。」云：「毗婆尸佛早留心，直至如今不得妙。」曰：「幾行巖下路，少見白頭人。」

問：「九旬禁足，意旨如何？」曰：「理長即就。」云：「只如六根不具底人，還禁得也無？」曰：「穿過鼻孔。」云：「學人今日小出大遇。」曰：「降將不斬。」云：「恁麼則和尚放某逐便也。」曰：「停囚長智。」

問：「雪峰道：『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，拋向面前。漆桶不快，打鼓普請看。』未審此意如何？」曰：「一畝之地，三蛇九鼠。」云：「乞師再垂指示。」曰：「海口難宣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大道真源？」曰：「和泥合水。」云：「便恁麼去時如何？」曰：「截斷草鞋跟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的大意？」曰：「蛇頭生角。」

問：「古人到這裏，因甚麼不肯住？」曰：「老僧也恁麼。」云：「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？」曰：「平地神仙。」

問：「萬機休罷，千聖不携時如何？」曰：「未足觀光。」云：「還有奇特事也無？」曰：「獨坐大雄峰。」

紹興丙辰，感微疾，白衆曰：「當以首座宗達承院事。」請於郡，從之。乃書偈而逝，五月八日也。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。住世六十有五，坐夏四十有五。

【四〇三】

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，嘉之龍游人，族楊氏。世業儒，父洪有大名，後居眉。師生而偉異，少爲書生，志齊昌黎，嘗著文大排釋教。忽患贅瘡，豎莫愈，乃自悔，從彌勒慧目能禪師。疾瘳，然右膝不舉。師因手書《華嚴合論》畢，夜感異夢，旦即捨杖步趨，心意快然，因習誦。一日誦至《現相品》，曰：「佛身無有生，而能示出生，法性如虛空，諸佛於中住。」遂悟旨趣，四衆命講不輟。

大觀庚寅，師佐慧目，來居中巖。政和乙未春，得度。明年，成都帥周公燾俾朝請李隲制

疏，以昭覺寺命師大敞講筵。師詞辯橫放，若決江河，衆所歎歎。適南堂靜禪師過門，謂師曰：「觀公講說，獨步西南，惜未解離文字相耳！儻問道方外，即今之周金剛也！」師欣然罷講，南至荆渚。會丞相張公商英撰《峨眉寺記》，證辨舊文，誤以賢首位等普賢，修書破之。復著《三聖圓融論》四篇，公讀之，撫几稱善，乃曰：「師果不爾負，可往蔣山依佛果老，發明向上關棧，他日豈易量哉！」師如其言，徑至鍾阜。

一日入室，悟舉羅山垂語問之，師罔措夙夜。數年有省，述偈曰：「家住孤峰頂，長年半掩門。自嗟身已老，活計付兒孫。」悟爲印可。次日見之，悟曰：「昨日公案作麼生？」師佇思，悟呵逐之。又五載，莫能領解。辭之廬山，於棲賢寺閱浮山圓鑑禪師《削執論》，遂大悟，方知佛果鉗錘妙密。作偈寄悟曰：「出林依舊入蓬蒿，天網恢恢不可逃。誰信業緣無避處，歸來不怕語聲高。」悟大喜，持以示衆曰：「覺華嚴徹矣！」

悟歸蜀，再住昭覺，適師亦西還，命掌牋記，令嗣座。力辭，隱峨眉之南埗，撰《佛祖紀傳》六百卷。將成，復出峽，探索遺逸，以彌縫之。初抵長沙，丞相張公浚力以智度請開法，堅卧不起。公諭曰：「師以固守爲志節，豈從上傳持此道者乃爾用心耶？」師翻然就之，法席大盛如三佛時。

癸亥八月，謝院事入浙，以《華嚴要訣》并錄大藏不備載者，傳入海東。又欲通箋經旨，償所